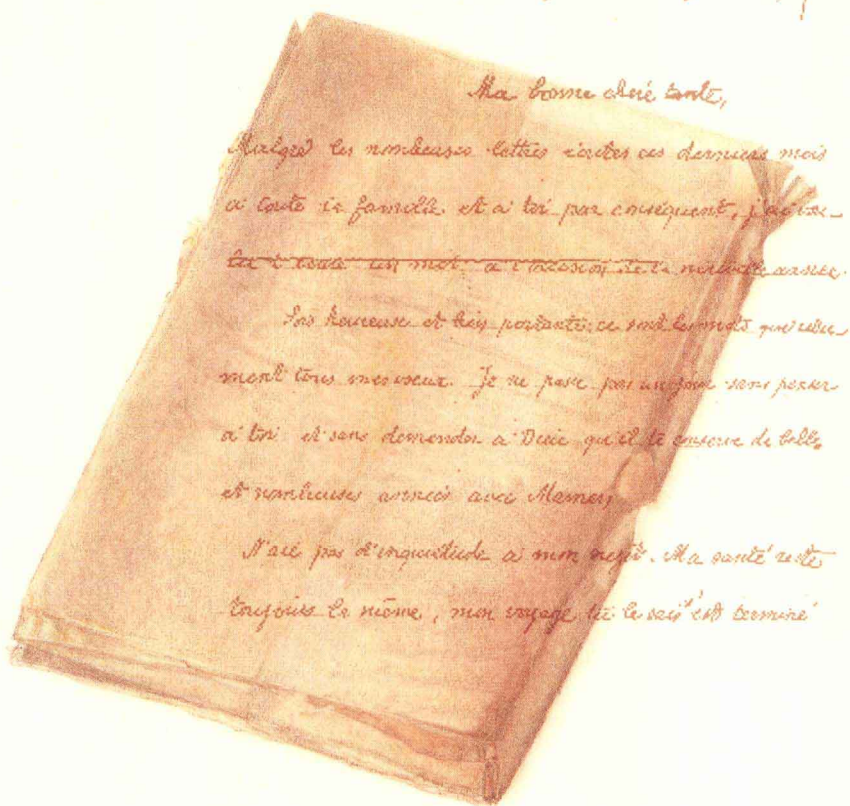


[法] 阿纳托尔·盖斯丹 著

Anatole GHESTIN

赵淑美 张洪竹 译

Beihang, Ma-beihang, le 9/11/1907



从今以后我叫“丁”

Désormais Je M'appelle Ting Ming-che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今以后我叫丁 / 赵淑美, 张洪竹编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18 - 3653 - 3

I. ①从… II. ①赵…②张… III. ①盖斯丹,
A. (1873 ~ 1961) —书信集 IV. ①B979. 95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627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吴剑虹

营销宣传/张心萌 韩一冰

装帧设计/乔智炜

出版/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统筹/市场研发部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吕亚莉

开本/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14.5 字数/170 千

印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 - 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 - 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023 - 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 - 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 - 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 - 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3653 - 3

定价:33.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序

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历史。人们所谓的“大历史”,不足以让我们去深入地理解一个国家,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民众的历史显示着形形色色的观点、各种各样的命运、乃至各民族本身的多姿多彩。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并非唯一一个民族的历史。那些懂得异国贡献重要性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善于接受他人的社会是生机勃勃的社会。

因此,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历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中国自丝绸之路和陆地贸易开启以来就懂得了外族人的重要。唐朝时期,许多殉葬的小雕像都刻有阿拉伯沙漠队商人们的头像,尤其是,他们尖型毡帽上那些可辨认的粟特人。中华文化文明,包括在皇帝年鉴的记载里,有着许多来自外部贡献的见证。

然而,我们的视线必须一直驻足在有形之物上吗?不能触摸到的又是什么呢?那些由被正史遗落的人们所编织着的人际关系与友谊、那些过去了的岁月,触摸不到;那随之建筑起来的信任,触摸不到。作家皮埃尔·米雄曾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渺小的生命”。从其特性来讲,那触摸不到的,虽然无法被记载,但它必然和那些正式的、恢宏的伟大事件一起参与并分享历史的书写。

因此有了阿纳托尔·盖斯丹(丁鸣盛)神父的真实故事。读者们在阅读他的家书时,将穿越时空,去发现他那朴素的内心生活。今天,丁神父当年生活的中国正处在深刻变革的时期,我们重读那一段历史将有特别的意义。读者将特别看到的是,一个人曾经以炽爱和温情爱着中国,为

她走过了自己的人生,甚至改换了自己的姓名。我们知道,天主教教堂的历史常与意识形态运动的历史混淆在一起,正如天主教传教会的历史因殖民化的历史而遭受了混杂的损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一个传教士的家书中阅读、感悟最真挚的情感。丁神父向我们展示了最普通人的一生,忠诚地为所爱慕的人们服务的一生,他分享他们的苦难与喜悦、物质匮乏与精神幸福。

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傅雷项目的赞助下,丁神父家书中文版本得以出版,这将使中国读者能够分享这位法国人在中国的平庸,但极不平凡的命运,以及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

N. Idier.

易 杰

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

法国大学历史讲师、艺术发展史博士

2012 年 7 月

尺素乾坤，情满人间

—

译者的话

法国教士阿纳托尔·盖斯丹，在他风华正茂的32岁时，告别了家乡和亲人，经过一万多公里的艰苦行程，于1907年11月15日到达上海。那里的神职机关给他起了中国名字，如他所说：“从此，我叫丁鸣盛。”同年12月，他被分派到中国河北省献县，此地成为他半个多世纪生活里日夜相依的第二故乡，直到1961年，将近88岁的丁神父在那里辞世。

53年里，丁神父没有离开过中国北方，也再没有回过他在法国北方的故乡。他穿中国衣，吃中国饭，学讲中国话，晚年时的丁神父已经完全是一位中国老人的样子。他出生在他热爱的法国，但把生命的归程放在了在中国，把中国称为他的家。

丁神父的父母共养育了7个子女，丁神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生辛勤经营着一家面包店，充满爱心地抚养着孩子们，使丁神父和姐妹们围绕在妈妈身边幸福地长大，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的亲情。母亲和姨妈、姐妹和姐妹的夫婿、众多的外甥和外甥女，丁神父常常和他们相聚在母亲家里。1907年，丁神父远赴中国，这些可爱的亲人们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留在记忆中的，永远是1907年10月7日那一天全家在一起的场景。但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这些亲人们和丁神父之间，依靠着不间断的书信往来，保持着亲密的家庭联系，不断地输送着人间的温暖。众多家人满怀深情地伴随着丁神父走过他独在天涯的一生。在这个



本书译者和雅克先生在丁神父的历史照片前

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除丁神父之外,他还有两个姐姐做了修女,一个外甥做了神父,先后四人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神职。共同的信仰,也是这个家庭得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重要基石。

我们接触到了丁神父的动人故事和他宝贵的家书,缘于雅克·德勒瓦勒先生。此后在翻译和出版丁神父家书中文版的过程中,也一直得到他和夫人的全力协助。

雅克·德勒瓦勒先生是丁神父的外甥孙,他的祖母是丁神父6个姐妹中的一个。雅克·德勒瓦勒先生是一位职业工程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的细心和执著、他对丁神父一生事业的敬仰,使他承担起为家族保存和整理丁神父书信的责任。非常遗憾的是,雅克·德勒瓦勒先生没有等到中文版书稿的出版。

据我们所知,雅克·德勒瓦勒先生在1994年完成了对丁神父所有家书的整理工作,并在这一年的年底访问了中国,和夫人一起来到丁神父生前所在的天主教中国河北省张庄大教堂。他们会见了当时已经高龄的刘定汉主教,听刘主教回忆了丁神父生前的生活与工作。雅克先生和夫人

回国以后,对整理和出版丁神父书信更加充满激情。他开始寻找印制法文版书信集的资金和途径,首先印制了完全由自己电脑制版的大开本《丁神父家书》,并在集会和沙龙上推介宣传,引起了法国社会和读者的关注。法国北方地区大报《北方之声》和其他报纸,都对丁神父充满传奇的神职生涯和雅克·德勒瓦勒先生孜孜以求出版他的先人书信集的愿望做了报道。在里尔的一次社会活动中,雅克·德勒瓦勒先生与译者相遇并详细介绍了丁神父书信以及丁神父真实而动人的故事,使译者深受感动。从他在会场上布置的展板上,译者看到他和他的家人精心收集和保存的丁神父家信的样板,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丁神父和这个家庭之间表达人类最真实、最崇高情感的印记。真切朴实的书信,以及丁神父后人历经几代的忠诚坚守,对书信的精心保存和整理,才使我们今天有可能看到一部充分展示深刻历史印痕和人间柔情的书卷。译者当时正任职法国地区议会的国际交流部,促进中法文化互动和交流是工作职责之一,此后便协助雅克·德勒瓦勒先生履行了有关申请手续,从大区议会获得资助,于1996年正式出版了法文版丁神父书信集。法文书定名为《从此后,我叫丁鸣盛》,丁鸣盛三个中文字由译者从电脑中文字库中选择了较活跃的行楷字体,以大红色字印于黄色封面上。

法文版书信集出版之后,并未考虑中文版的出书计划。当时译者忙于工作也无暇顾及。雅克·德勒瓦勒先生退休后,翻译出版中文版的丁神父家书成为他此生难以割舍的一件心事。他与译者保持着经常联系,并表达了他的心情和愿望。2004年,译者开始通读并准备推介。一家国内出版单位表示了出版意愿,于是着手进行中文翻译。当进入全面译述过程时,才真正感觉到丁神父平凡家书中的巨大震撼力,于是,便一气呵成地将丁神父家书全部译成中文,此后又做了必要的注释。

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心中那股被激起的波澜却久久不能退去。译者为这位老者不平凡的人生旅途所震动,也为他朴实无华但生动活泼的文字所感染,更为他深刻的人性和深厚的情感所激励。这一切都让我

们好似看到一部真实无瑕的历史纪录片,一幅漫长但生动跌宕的人生画卷,令我们对世界和生命肃然起敬。

祈望这本书能从历史和人生的角度给广大读者以启发。

谨以此文纪念丁神父和他逝去的亲人们。

译 者

2012 年 3 月于法国里尔

重访我的舅公当年 传教的地方

雅克·德勒瓦勒先生
1994 年访问张家庄

[编者:1994 年元月,丁神父的外甥孙,德勒瓦勒先生和夫人终于踏上了中国大地。在短短五天的旅行中,他们执意要寻访舅公当年的足迹。1994 年 1 月 3 日,他们乘坐一辆小轿车从北京出发,以百公里的时速,奔驶在平坦的公路上。250 公里的行程,一路上,自行车、大卡车和拖拉机鱼贯地从他们惊奇的目光下掠过。凭借一张早年的中国地图,他们在上午 11 点左右终于来到了献县。]

我们路上经过了任丘,那里是我的舅公从事神职五十年的地方,人们都称他为丁神父。我们路过村庄和市场时,农民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导游李先生告诉我们,去献县还要朝偏东方向走。于是,我们又走了 15 公里,才到达当年耶稣传教士住过的张家庄。我们去寻找天主教堂,一位年轻农民给我们指了一条小路。那条土路旁,尽些矮小的房子。后来我们看到一个钟楼,顺路朝钟楼走去,又看到一个半圆形的教堂后殿,上面刻的字是“Ave Marie Stella”。一条红棕色的大狗守护在大门后,听见我们到来,它是多么的意外。

11 点半,一位穿中山装的老人出来迎接我们。初见到我们时,他有些

惊讶。但看得出,他是一位宽容、慈善的人。通过导游李先生,我们说明了来访的目的,并拿出我准备的丁神父的照片。老人立即认出了丁神父,泪水夺眶而出。叫来帮忙的妇女,大家抢先仔细地端详照片,并示意我们跟她到里边去。她再出来时,跟着一位身着中山装的长者。这位老人用法语作自我介绍,但不大好懂。我立即想到,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一定是献县教区刘主教(Jean Louis)。十分简短的交谈后,他突然对我们说,他的法语表达能力差,只能通过导游来和我们交流。当然,这使我们有些遗憾。

刘主教陪同我们参观了小修院教堂,在大教堂被毁后它就成了教区的教堂。我们参观了各式各样旧的或较近期的建筑,当时这些砖石结构的建筑大部分还被公立学校征用着。正巧,我们看到学生们放学时高高兴兴的情景。有一处建筑,当时关闭着,刘主教告诉我们,那儿有住房和图书馆,我们的舅公就是在那处房子里告别了他的人生。

来自上海、研究比较神学的教授穆先生,邀请我们会见这里神学院的学生。这位年轻的教授兼修士有可能在 1997 年升为祝圣神甫。80 名神学院学生聚集在饭厅里,我们进门时都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迎我们。他们已经得知我们的来访,又了解丁神父的故事,都愿意用掌声来表达对他的敬意。

我们为此十分激动。我们本来是寻找祖辈在中国的墓地,而此时我们面前所展现的,显然是精神生活的永存。在这里共同生活着 200 多名天主教友,其中有 80 名神学院的学生,年龄为 18 岁到 21 岁;还有修女和年长的神父们。无疑,这说明,中国自 1980 年代开放以来,允许信仰天主教,并建起了新的天主教驻堂。看到神职工作者们历经了诸多的悲剧、沉默与愤怒,以动荡的一生筑就他们的成果,我们十分动情。

12 点 30 分,刘主教热情地邀请我们吃午饭。然而,他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他只有一个房间,用一个小小的煤火炉取暖。这个房间同时也是办公室、厨房和卧房。小小的祭台前有一张桌子,上边摆着我舅公的照



1994年1月初，刘主教在张家庄教堂接待德勒瓦勒夫妇

片，好像他在与我们共进午餐。刚巧，那天正是他的诞辰。

三位修女请我们吃橘子，她们把橘皮剥开，将橘子摆成一朵花。我的夫人阿莱特对这样展示水果的艺术和她们的热情周到赞赏不已。午饭有青菜、白菜、炒鸡蛋、炖鸡和鸡汤。三位修女和蔼可亲，始终殷勤地关照我们。刘神父烤着馒头，给我们斟上白酒，自己却不喝。看得出，他和导游及司机的交谈也很有意思。由于我们在使用传统的筷子时很笨拙，刘神父还去找了不锈钢的刀叉。如此让人激动的款待，让我们想到舅公有一次在家书中的描述。

饭后，刘主教拿出一瓶速溶咖啡，准备了咖啡杯。我们很惊异，中国人并不习惯喝咖啡啊。

这时候，陈神父来了。他身材瘦小，操着不流利的法语，说他在1958年前认识丁神父。陈神父生于1919年，1958年起被囚禁了20年，经历过劳改。也就是说，舅公生前在驻堂时的最后时刻，陈神父没能在他的身边。

修士同意带我们到山上去。到了小山上，我们才明白，已经不会找到

舅公墓地的点滴痕迹了。在一条汽车可以行驶的路上,我们还发现,在远处那绝对平坦的田野上有个奇怪的凸起。从这座小山丘往前行,有两栋楼房,其中一处是教堂,“文化大革命”时这里变成了面粉厂。

绕过围墙,我们到了“山”脚下,平整过的大片田地代替了昔日的天主教墓地。只是在这块田地的边上,有三个近时期的坟墓,那是两个神父和一名主教的墓穴。情况预示着,不久,这块土地也将恢复它最初的用途。

回到驻堂,主人们都等着和我们道别。这个如此仓促的行程圆满完成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可是,在这么热情好客的人们中间度过的时刻真是太短暂了。特别是,他们对丁神父记忆犹新,这使我们感到,我们大家要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完。

刘主教送给我一张教区的信笺,我则把自己的名片送给他,彼此希望我们之间用交换信件来继续我们的交流。

回北京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任丘。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再去寻觅舅公当年在任丘的驻堂。

丁神父故乡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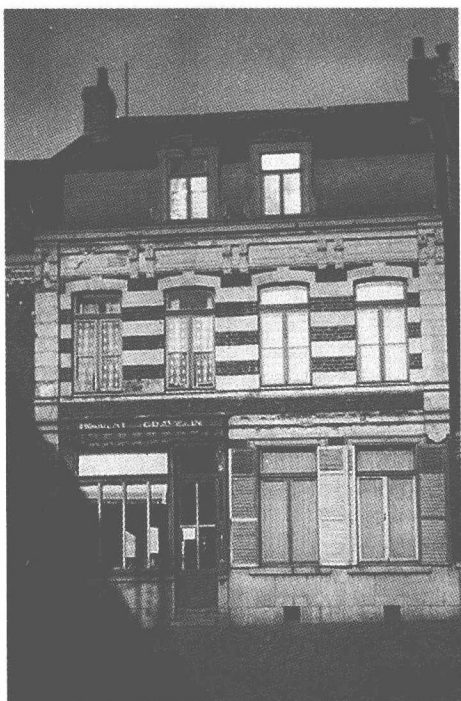
—

2012 年译者重访
丁神父故乡奥布尔丹

2012 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们走访了丁神父的故乡——法国北方小市奥布尔丹。这座小市镇距离巴黎 226 公里,距离法国北方大城里尔市却不远,从里尔市中心乘坐公共巴士只用 20 分钟就可到达。是日,奥布尔丹市中心布龙都广场正有集市,从 7 点 30 分到 13 点 30 分,这个广场上会集着百余商家,30% 是食品摊,销售当地农庄的蔬菜水果和各种食品;其他如服装与杂物的商摊上不乏中国制造的商品。市场有序,干净整



照片中部靠左关闭的大门为丁神父母亲当年经营面包房的铺子,上面仍可看到面包坊字样。



丁神父在法国北方的故居,1907 年他和母亲及众亲属在这里告别。

齐,也是当地居民每周一次见面聊天的好场合、好机会。

我们在问路时,恰巧遇到了几位了解丁神父的当地人,他们热心指路并介绍小城的情况。其中一位在该市市政府任职的妇女说她也看过关于丁神父的书。

我们穿过市场,来到了这座城市 1867 年修建的教堂·圣马克卢教堂。1873 年出生在这里、1907 年离开家乡的丁神父,应该是在这座教堂的影响下长大的。

到火车站附近,我们很快找到了位于“将军夫人大街”尽头的面包店,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令人感觉亲切。因为,用我们手中的老照片对照,可以立刻认定这里就是丁神父母亲曾经经营生意的铺子。百年来,面包店已经几易其主,它的门面略有变化。据邻居说,近期的这家已经倒闭。

奥布尔丹市位于法国北加莱海峡大区,大区的首府里尔市是法国北

方省的一座大都市,奥布尔丹则是里尔都市联合体内的一个市镇,2012 年普查人口共有 14,508 位居民,占地面积 513 公顷。丁神父出生在奥布尔丹市有名的艾莫兰小城镇,3100 多名居民。

我们还经过了奥布尔丹市镇政府。一位老人向我们介绍:黑色墙面的一侧,是近年来扩建的市府办公楼;白色建筑是早年的老市府,现在用来开辟了活动室,里边还有市府警察的办公区。

当我们离开这座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北方小城时,想的最多的是:丁神父 1907 年离开这里时,他恋恋不舍,却义无反顾。在当年的条件下,他已做好了一生不能回家的准备。如今,故乡没有忘记他,小城里的人们还把他和他的亲人们,当做邻居一样谈论和回忆着……

译 者

2012 年 3 月于法国里尔